



编者的话

2010年6月25日子夜,一代艺术大师吴冠中驾鹤西去,终年91岁。

吴冠中生前对湖南别有情钟,除了他终身挚爱的妻子是郴州人外,他在韶山、张家界等地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1979年他在湖南曾画下一张5米多宽、2米多长的《韶山》油画。画好后,省里有关领导同他商量稿酬的事,吴冠中连说不需要。问有什么事要办,他说写生需一辆车,想到下面跑半个月。谁知,这么一“跑”,竟让张家界“跑”向了世界。

吴冠中到湘西写生时,以他敏锐的审美眼光发现了张家界。他写道:“为了探求绘画之美,我辛辛苦苦踏过不少名山,觉得雁荡、武夷、青城、石林……都比不上这无名的张家界美。就以峨嵋来较量,峨嵋位高势大,仗势吓人,其实并没有张家界这么突出的特色。”“这里的秀山,不让桂林,但峰峦比桂林神秘,更集中,更挺拔,更野!”正是由于他的这篇美文,引得更多的画家、摄影家奔向张家界,终于使张家界这颗“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风景明珠惊艳天下。

吴冠中一生视艺术为生命,居住简陋,所求甚少,只求在这个“窝”里为人民下更多的“蛋”。他视鲁迅为自己的“精神之父”,喜欢像鲁迅那样敞开心扉讲真话,针砭时弊鞭辟入里,体现了老艺术家的纯真之心与艺术良知。

吴老是散文家,与湖南日报亦可谓有缘。30年前他写张家界的散文《养在深闺人未识》,湖南日报迅速于1980年元旦刊出。2007年,《吴冠中全集》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湖南日报及时发了消息,并推出重点书评《推翻成见,自有我在》等,登载在显眼位置,吴老十分满意。2009年湖南日报成立60周年,我们曾向吴老约稿,终因他病重未能再收到他的大作。

吴老仙逝,我们重新刊登他30年前在湖南日报发表的散文《养在深闺人未识》,以表我们的怀念之情。

相关链接

吴冠中生平

笔名“荼”,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散文家。

191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

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1947年到巴黎国立高级美术学院学习西洋美术史。

1950年秋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曾出版过《吴冠中素描、色彩画选》、《吴冠中中国画选一辑》、《东寻西找集》、《吴冠中散文选》、《吴冠中全集》等。

吴冠中谈艺录

●画家走到艺术家的很少,大部分是画匠,可以发表作品,为了名利,忙于生存,已经不做学问了,像大家那样下苦工夫的人越来越少。

●整个社会都浮躁,刊物、报纸、书籍,打开看看,面目皆是浮躁;画廊济济,展览密集,与其说这是文化繁荣,不如说是为争饭碗而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与有感而发的艺术创作之朴素心灵不可同日而语。

●艺术发自心灵与灵感,心灵与灵感无处买卖,艺术家本无职业。



吴冠中慧眼识珠

——30年前发现张家界记略

□邓平祥

自古以来,山川胜景由丹青而名、由文章而闻的故事屡屡见于典册和史志。今天的游人在陶醉于张家界景色的时候,是否知道这是得益于一位艺术家的发现。当年,如果没有吴冠中先生的慧眼,没有他的那篇文采斐然的《养在深闺人未识》,张家界今天或许依然湮没在湘西群山之中。2008年是张家界建市20周年,张家界市民把吴冠中评为张家界第一功臣是名至实归的。

2010年6月25日,这位将失落在湘西十万大山之中的张家界发现并推介于世的艺术大师,却永远地离开我们。今天,应湖南日报之约,特写下此文,深切追思这位刚刚逝去的老人。

时间一晃过去30年,当年陪同吴冠中游历湘西而发现张家界的情景还鲜明如昨……

1979年10月,吴冠中先生应邀来湘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绘制巨型风景画稿(湘绣壁画稿),省政府有关部门和省文联联系,希望派一名年轻的画家陪同吴先生。于是我有幸认识了

以吴先生是湘人的女婿。

1979年11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吴冠中先生、吴夫人、吴先生在湘工作的一位学生和我,乘一辆上海轿车,西出长沙,开始了湘西之旅。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凤凰县。

凤凰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故乡,也是吴冠中的老朋友黄永玉的故乡。从沈从文的文章中,从黄永玉的画中,从文史资料中,吴冠中对凤凰心仪久矣。所以,吴先生在凤凰时画了很多写生作品和速写。由于文字缘、丹青缘和故旧情谊缘,吴先生对凤凰有似曾相识、相见恨晚的感慨。

告别凤凰后到大庸县,下榻县委招待所。在给吴先生接风洗尘的酒宴上,有县委书记作陪,席间这位官员极力向吴先生介绍张家界。但吴先生实在归心急切,书记盛意再三,他颇有难色。当时,他随意问了一句:“张家界是什么样子?”书记急切地说:“就像桂林一样。”一听此话,我心里知道书记答话差矣。果然,吴先生说是个小桂林而已,就不去了。

书记倒是一位有心之人,酒宴过

拉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吴先生比我们的感觉更快。他马上叫停车子,迅疾地推开车门,几乎是冲了出去。他什么也不顾,疾步顺着山道向前走,放眼四顾,似乎眼睛都不够用,一路上还不迭地说:“怎么像桂林呢?比桂林更奇特、更野!”

吴先生在张家界又住了3个晚上,画了3个白天,在张家界厚厚的门板上画了5张大画。如果不是长沙个人展览的开幕时间临近,他还没有去意。

晚饭之后,我陪同吴先生在山间小道散步,张家界的夜色又是一番情景。感叹之余,吴先生对我说:“我要为张家界写一篇散文游记,名字就起‘养在深闺人未识’,今晚就写。张家界真是一颗失落在湘西的风景明珠。回去之后,我还要向朋友们推荐。尤其要向黄永玉推荐,这么好的风景,又在他的故乡,居然没有听他说过。”

归途的车上,吴先生对我说:“文章写好了。”

回到长沙后,我问吴先生借来文章。征得吴先生的同意,我工工整整



自家斧劈·湘西张家界(水墨设色) 吴冠中

吴先生,并得以朝夕相随30多天。吴先生当时已享誉中外,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学子对吴先生的艺术素怀敬仰之心,少年时代即临过他的作品,得此机缘,当时喜不自禁。那段经历铭心刻骨,终身难忘。

吴冠中先生对于湖南也是旧地重游,抗日时期他随母校国立杭州艺专因避战祸迁徙内地,曾在湖南盘桓一段时间,特别不能忘却的是青年吴冠中在这个时间还曾有过一段初恋的佳话。几十年后吴先生对这段情恋仍不能释怀,并有专文追忆,编导还以此故事做了一个电视专题。看了电视,读了文章,人们不禁要为艺术家深沉而美丽的情感而感叹再三。而吴冠中的夫人朱碧琴也是一位湘女,所

后又游说我们。这时,我突然想起在吉首时,在文化馆工作的画家胡万卿也向我推介过张家界。于是,我从招待所借来了一张县行政区地图,在地图上找到张家界,比例尺不过两三个单位,算来就30华里左右。如果小车开过去,就是一个小时的功夫。我立即跟吴先生商量,建议不妨一大早结账退房,然后去张家界看一看。如果真是山水胜地说,不然,就调转车头,当天仍可抵达长沙。这样一说,吴先生总算勉强点头了。

翌日,车行了近一个小时,车窗外仍是景色平平。吴先生说,都临近张家界了,放眼一望,景色依然平淡无奇。说话间,翻过一个山头,突然峰回路转,张家界的奇异山色像帷幕被

卷写一稿,亲自送给湖南日报副刊的朋友。湖南日报副刊在1980年元旦刊登了吴先生的这篇散文《养在深闺人未识》。

吴先生回到北京后,即向黄永玉极力推荐了张家界,黄永玉次年偕夫人回到故乡张家界一游,黄永玉对张家界的赞叹亦然。黄永玉之于张家界多一份乡梓之情,其心更甚。于是向香港和海外的朋友力荐,不久张家界又来了以陈复礼为首的3位摄影大师。他们拍摄了很多精美的图片,在香港办了一个张家界风光摄影展。

此后,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再后来,张家界风光世界闻名。

(2010年7月1日凌晨于北京)

养在深闺人未识

——张家界是一颗风景明珠

□吴冠中



江南水乡(水墨设色) 吴冠中

添了围中的娟秀气;张家界山谷间穿行着一条曲曲弯弯的溪流,乱石坎坷,独具赤脚山村姑娘的健壮美!山中多雨意,雾抹青山,层次重重,颇有些黄山风貌,但当看到猴子爬上山顶向我们摇晃时,这就完全不同于黄山的情调了。还有那峭壁直戳云霄,其上有数十亩数十亩的原始森林,我们只好听老乡们讲述他们曾经攀登的惊险故事而望林兴叹。

张家界林场位于澧水上游,我们不了解连绵不断如此密集的石峰在地质上的价值,但谁都对其间奇树异草和珍禽怪兽感兴趣。这里有一种自己长有水囊储水的背水鸡,就是闻所未闻的。我先不知有虎有豹……一进山急急匆匆就往石林和树林深处钻,是被景色美人迷了。石峰石壁直线林立,横断线曲折有致,相互交错成文章,不,可以说是“画章”吧。人们习惯于“猴子望太平”、“童子拜观音”等

形象的联想来歌颂自然界形式之美,还往往要用“栩栩如生”来形容其酷似,其实许多石头本身就很美,美就在似与不似之间。张家界的石峰名堂可多了,什么秦始皇的“金鞭”,什么“三姐妹”……美丽的故事由人们的想象自由去创造吧!

为了探求绘画之美,我辛辛苦苦踏过不少名山。觉得雁荡、武夷、青城、石林……都比不上这无名的张家界美。就以峨嵋来较量,峨嵋位高势大,仗势吓人,其实并没有张家界这么突出的特色,至少大多数美术工作者将会同意我的看法。

据说由于这数十里的山势像一匹奔腾的烈马,故又名马鬃岭。马鬃岭也好,张家界也好,都尚未闻名,等待游人们为这绝佳佳丽起一个更贴切的芳名。

(原载《湖南日报》1980年1月1日“朝晖”副刊)

远逝的雷声(摘录)

□易中天

吴冠中先生走了,他走得很寂寞。尽管媒体的反应相当强烈,悼念的文章也会铺天盖地。但社会的关注终究有限,公众的热情也将消逝。何况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关注的多少并不是问题。不被理解,才是最大的寂寞。因此,冠中先生将默默远去,连同他的“雷声”。

我不想讨论究竟是“笔墨等于零”,还是“没有笔墨等于零”。也许都对。我也不想讨论美协是不是“只养鸡,不下蛋”。也许不是。我更不想讨论中国美术是不是“比非洲还落后”。那根本就说不清。我只想问:先生言此,难道是为了“炒作”?难道他说出的是“谗言”,而是“寂寞”?当然不是,不过鲁迅的精神在血管中奔腾;何况“怪异”的背后,还是深刻与尖锐。

吴冠中:你恰恰摄了我的心肺

□覃代伦

作为张家界生、张家界长的湘西人,我对吴冠中先生的崇拜就像膜拜我的土家先祖覃屋王(我是覃屋王第二十二代孙)一样。年少时,我在《湖南日报》副刊上拜读了吴冠中先生的美文《养在深闺人未识》,觉得阅山无数的吴冠中先生逸笔草草就画成可传世的《自家斧劈·湘西张家界》,寥寥几笔又写出了我对山外精彩世界的神往和对家乡山水的大爱。从此,我这个喜好文学与美术的山里人,一直梦想朝拜一下心中的艺术偶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冠中先生。

2005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在北京召开《吴冠中全集》选题策划会,我的一个张家界籍艺友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我去宾馆看他,他介绍我认识了吴冠中先生的大儿子吴可雨。我提出求教吴老的想法,吴可雨答复我:“我爸一生不喜欢拉拉扯扯来来往往,等有机会我再给你打电话吧!”

一等就是4年!2009年2月中旬,我先后接到吴可雨和《吴冠中全集》责编的电话,要在中南美术馆举办《耕耘与奉献——吴冠中捐赠作品展》,邀请我参加开幕式。就像追梦的小青年要见梦中偶像一样,我这个人到中年的土家汉子竟然兴奋得一夜无眠!

展览开幕在即,爱好摄影与收藏的张家界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主任赵清平打电话给我,问我能否引荐一下,他要代表市政府把“张家界荣誉市民”证书和5万元奖金呈送给吴冠中先生。张家界与吴冠中先生的机缘又至。

2009年2月26日,开幕式如期举行,我和赵清平坐在后排的嘉宾席,眼睁睁看着吴冠中先生被各界名流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尔等虽是壮汉,亦无法近身。等等等,两个小时,我和赵清平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在吴冠中先生被秘书搀扶下楼梯时,我们毕恭毕敬呈上“张家界荣誉市民”证书和5万元奖金。吴冠中先生淡定地说:“证书我收下,奖金就不要了,你们留下为张家界老百姓办点实事吧!”赵清平一再表示奖金虽少,但是张家界160万人民的心意。他推辞不过,便转身对秘书说:“那先收下吧,回去捐给希望工程。”我们随吴冠中先生走到停车场。我注意到数十亿身价的吴冠中先生乘坐的竟然是一辆乳白色的广本。在豪车如云、名车如蚁的北京,这像路边的野草野花一样普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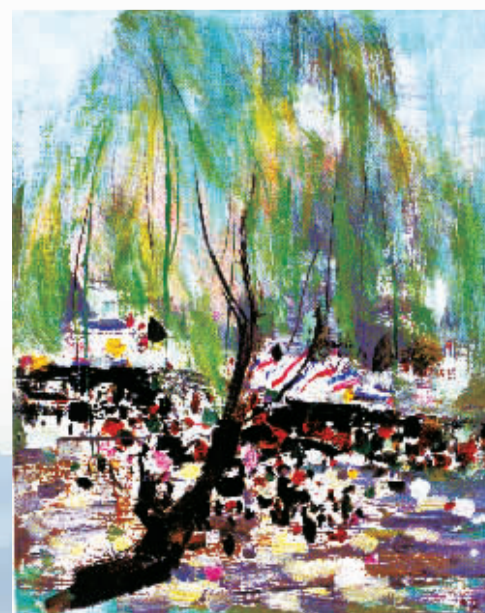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上午,我又请假去中国美术馆,希望能再见到吴冠中先生。果然,10时左右,满头鹤发的吴冠中先生身穿一件灰夹克,在两位助手的搀扶下走进展厅。我跟随在他的身后,听他讲油画中块、面、点、线、色、光、影的舞蹈,看他讲水墨画作中的笔墨韵味与布局结构……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创作于1996年且已捐给上海博物馆的水墨设色《张家界》前。吴冠中先生告诉参观者:“在绘画中如何发挥墨的能量最见画家的功力。我爱画,永远在探索墨的潜力,但黑临近氤氲,不易提炼,乌金比黄金更难寻觅。”余从事美术评论经年,真乃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吴冠中先生继续前行释展,而我却停在他的《张家界》前挪不动步。那种大美的震撼让我仿佛受了电击一般目瞪口呆,无以言表。

吴冠中先生曾自撰:“老人走向遥远,虽渐远渐小,却背影清晰。有人追去摄其影,老人猛回首,被摄了前胸。他笑说:我的衣饰及肌肉都是透明的,你恰恰摄了我的心肺。”

其言诚然。

(作者系国家民族出版社编审,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员,贺龙教育基金会理事)



北京之恋(油彩画布) 吴冠中